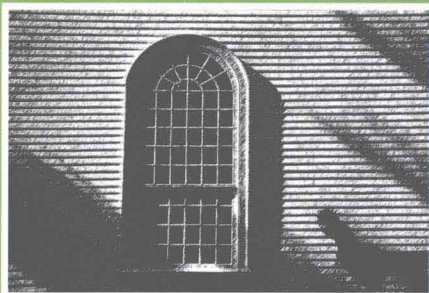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三辑



城市上空的鸡鸣

墨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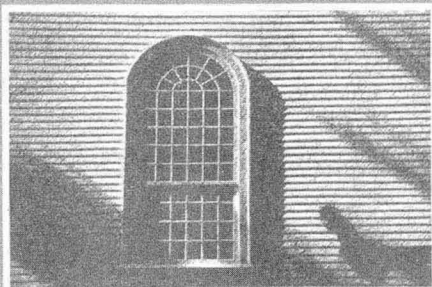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三辑



城市上空的鸡鸣

墨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上空的鸡鸣 / 墨村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790 - 1

I. ①城… II. ①墨…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355 号

城市上空的鸡鸣

墨 村 著

出 版 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28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500 - 0790 - 1

定 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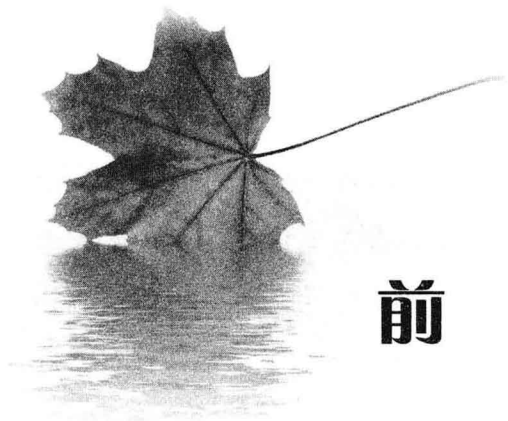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3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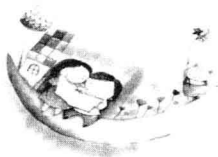
目 录

城市上空的鸡鸣	1
清明节的人形油条	4
南方 125 与桑塔纳	6
走捷径的男孩	8
最佳搭档	11
圈套	14
青青的石板桥	17
他们坐在铎嘴上	20
我在水街等你	22
名师	24
打赌	26
红八月	29
兰兰	31
街头疯景	33
牛气哄哄	36

逃离黄昏	39
你找梁羽生算账去	42
俺的小名叫狗蛋	45
乡村事件	48
说不出口的故事	50
飘飞的红丝巾	53
网中人	56
过把瘾	59
白发亲娘	61
我在城里当枪手	63
夜红唇	66
大刘家的狗	69
大饼张	71
捡破烂儿的傻二	74
虚掩的门	77
醍醐灌顶	79
遭遇西瓜	81
黑夜的舞者	83
最后的意外	87
一石三鸟	90
花赌	92

除奸	95
悬在半空中的裤子	98
魔法	100
悬之又悬	102
迟来的爱	105
走马陈仓	107
手枪啊手枪	110
疼痛的记忆	114
习惯	116
城里的钱也不好挣	119
迟到的拜祭	121
奇病	123
狗日的柴禾	124
带响的弓箭	126
尿湿了裤子你办法	128
冬日	130
磨盘	133
叫一声哥哥你带我走	136
尴尬情感	139
碰壁邕城	143
永远的谜	145

一声叹息	149
叫你不放	151
大年夜，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54
二爷	157
纯属意外	160
辉煌与无奈	162
啼笑皆非	166
拍卖过年	168
儿子的杰作	171
挖墓穴	173
游击城市	175
刘老旺的寿宴	177
艳遇	180
谁之罪	182
街边的错误	183



城市上空的鸡鸣

任老贵身穿睡衣再一次走向了阳台，高度的兴奋已让他一夜未眠。夜的清凉抚摸着任老贵绷紧的神经。他支棱着一双耳朵，努力捕捉夜空里即将出现的蛛丝马迹。这个秘密，是他们之间的约定，他不能失约。他要在第一时间里迎接那一刻的到来。半夜里做下的那件事，他相信做得天衣无缝。

夜还黑，风还凉，任老贵手扶栏杆，打量着这个已生活了几十年，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夜生活的高潮也已过去，这个时候的城市就像一个被掏空了身体的男人，精疲力竭地趴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暧昧的街灯是城市的眼睛。女儿移民美国后，老伴也去世了，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孤老头子，他愈发怀想儿时乡下的日子。

乡下老家有鸡鸣犬吠，有绿油油的庄稼、清冽的河水，他的父老乡亲们活在那片泥土上，死后，又葬在那片泥土下。可城市没有，城市只有浮躁的车流人流。城市迎合人的身体，生活舒适，却死无葬身之地，死了，烧了，灰飞烟灭，小小的骨灰盒，被随便摆放在一个清冷的地方，像货架上等待出售的货物一样。一想到这些，恐惧就像潮水一样席卷了任老贵，他喘不上气来了。

任老贵辞退保姆，只身回到了老家。老家已没有什么亲人，父母在时，逢年过节任老贵还能回乡下与父母团聚，父母走了，把他的乡下老家也一同带走了，任老贵就很少回去了。一个当了村支书的远房侄孙，接纳了任老贵。侄孙一家待他很好，任老贵却感到陌生，只住了一夜，就坚持要走。

整个村子，原始散漫的房屋踪迹皆无，清一色的两层红砖白顶小洋



楼，一座座一排排整齐划一，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样。房前屋后小巷纵横，全都铺上了水泥，院子里也是。弯曲随意的村中土路，被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取而代之，笔直得像一把利剑，穿村而过，生生把村子劈成了两半。村子里，不见一只鸡，也不见一只鸭，还有大腹便便的猪，窜来窜去的狗。一打听，竟是全被赶到村外集体圈养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没有了鸡鸣，还能是农村么？任老贵表示着自己的愤慨。侄孙笑了，现代化新农村的标准之一就是要人畜分居哩。

任老贵听不到他想听到的鸡鸣犬吠，整个村子，白天，满耳朵只有人声，夜晚，只有电视声。任老贵的精神几近崩溃，他身心疲惫地回到了城市，把侄孙送给他的两只芦花大公鸡，虔心敬意地养在了阳台上。每天天不亮，那此起彼伏雄壮高亢的鸡鸣声把任老贵带到了人间天堂。可任老贵怎么也想不到，鸡鸣声打扰了邻居们的清梦，鸡粪味熏歪了邻居们的嘴脸。邻居们怨声载道横眉冷对。更要命的是，那天他忘了关鸡笼门，解放了两只芦花大公鸡，飞到了楼下的草坪里，又刨又叨，草坪上一片狼藉。得意忘形的两只芦花大公鸡，还轮番攻击了一位手里拿着零食的小孩，把孩子吓得哇哇哭叫。邻居们把任老贵和他的鸡告到了小区物业管理处。物业管理负责人警告任老贵，咱是全市模范小区，曾三令五申严禁养鸡养鸭！今天你要不把它们处理掉！后果自负！

任老贵嘴上答应着，趁夜深人静，却将两只芦花大公鸡转移到了楼顶。任老贵蹲在鸡笼前，鸡啊，听话啊，你们可不能再顽皮了，这儿安全，我每隔两天，会在半夜里给你们送来水和食物。放心吧，这里是12楼楼顶，平时没人上来，明天一早你们该怎么唱就怎么唱吧。

任老贵手扶窗栏，活动了几下酸困的双腿。突然，高空中传来了“喔喔喔”的鸡鸣声。随着一唱一和嘹亮的鸡鸣，整个城市醒来了。遥远的鸡鸣声依然是那么清晰悦耳，那蹦跳的音符，像极了乡下老家绿草尖儿上随风摇晃的露珠儿。任老贵闭上了双眼，激动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哪里还有鸡叫？天哪，让领导发现了，咱这月的工资就全完了！哦，它在那儿，鸡叫声在楼顶上！快抓住它！”一个粗暴的声音高叫着。任老贵浑身一个激灵。他跌跌撞撞地冲入电梯，12楼到了，他气喘吁吁地顺着嵌入墙体的钢筋竖梯，爬上了楼顶。



任老贵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楼顶上冒出了一胖一瘦两个保安，胖保安正在疯狂地蹂躏着已塌了架的鸡笼，一只芦花大公鸡已死于非命，鲜血把鸡笼都染红了。而瘦保安，像一条猎狗，拼命追逐着另一只嘎嘎惊叫疲于奔命的公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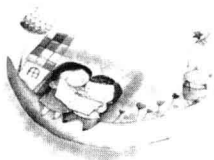
鸡毛纷飞。任老贵笨拙地阻挡着，他想救回自己的鸡。无路可逃的大公鸡飞上了楼顶半米多高的护栏。瘦保安临门一脚，大公鸡一声惨叫，头朝下脚朝上，像一支离弦之箭，向楼下飞速坠去！

“我的鸡呀！”任老贵大叫一声，扑身向前。救鸡心切的他来不及刹住奔跑的速度，在一胖一瘦两个保安的惊呼声中，整个身子便飞离了护栏。

坠落的过程中，任老贵忽然感到一阵轻松，身子像一根鸡毛，在空气中飘起来，飘起来了。飘飞的过程中任老贵又听到了雄壮高亢的鸡鸣声。

任老贵幸福地笑了。





清明节的人形油条

在我们涅阳西南乡彭村的习俗里，清明节是鬼节，上坟祭祖一定要赶在节前，把香裱纸钱送给亲人的亡魂，好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置办过节用品。上坟祭祖的供品，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炸油条，一根根金黄金黄一尺多长酒杯般粗细的油条，外焦里软，香气四溢，说是便于游离阴曹地府的亡魂闻香而来。

这习俗始于何时，已无从考证。我问了村里上了年岁的几位老人，他们众口一词，上辈祖先传下来的么，啥意思？不清楚，可传下来自有传下来的道理，照着做就是了！

就在我找不到答案失望而归的路上，我碰到了一个人，她是住在村尾的玉米。玉米面目清瘦，一身黑衣，左胳膊挎着一只竹编小篮，里面放着一沓香裱纸钱。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香裱纸钱下面的供品油条，每一条竟是两个紧紧缠绕的男女人形！

玉米的男人孬蛋，三年前死于一场车祸。玉米一直不嫁人，苦守着三岁的遗腹子过日月。有媒婆登门说亲，玉米只流泪不说话，后来就再没人去自讨没趣了。

“玉米，上坟啊！”我说。

“嗯哪。”玉米说。

目送玉米跨过村边的小石桥走向南坡的麦田。我看到，清冷的田野里一丝儿微风也没有，没入脚腕的麦苗碧绿如绸，浓得人直犯困意。一只孤独的大鸟在蓝天上飞翔徘徊，沉默不语。这里、那里，有三五一群或形单影只的上坟人，或蹲或站。一柱柱散漫的青烟袅袅升起，那是他们在给亡人烧送银钱。



突然就不见了玉米。

莫不是心情过于悲伤，晕在了坟边？

我急急翻上一堵断墙登高远望。孬蛋的坟边空空如也，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茫然四顾，拐沟里一个急急奔走的黑色身影闪入眼帘。

是玉米！

不给男人孬蛋上坟，如此急慌诡秘，她要去做什么？要到哪里去？

我疑窦顿生，探询的目光紧粘其后。

玉米爬上拐沟沟沿，转动头倾向四周窥探，之后，猛然窜出，踉跄着扑向了一座孤坟，急急地把一篮人形油条摆放在坟墓前，整个人就扑在了坟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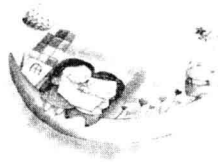
我一声惊叫，身子一晃，差一点从断墙上摔下来——那可是我堂哥李俊的坟啊！

我猛然想起眼前的这个名叫玉米的女人，四年前可是我正宗的堂嫂啊，我堂嫂玉米的原始男人就是我可怜的堂哥李俊！我堂哥李俊死于一瓶剧毒农药，风华正茂的23岁，就永远定格在了2003那一年紧张的麦收季节里。

关于我堂哥李俊的死，众说纷纭，流传着好多种版本，有说是麦收的活又紧又脏又累人，我堂哥吃不消了；有说下暴雨那天夜里，在打麦场上盖麦垛，看见玉米的上衣被撕烂了，露出了雪白的奶子，又看见我堂哥疯了一般捆了孬蛋几个大耳光……

我堂哥李俊死了，我堂嫂玉米不哭不说话目光呆滞，只埋头制作缠如麻花的油条，一根根在棺木前的供桌上堆积如山……后来我堂嫂玉米便做了孬蛋的女人……

如今，当远望着我堂哥坟墓前那一篮人形油条时，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堂嫂玉米深藏内心多年的泣血痛楚，我的心随之碎了。



南方 125 与桑塔纳

在我们涅阳西南乡彭村里，王村长是最牛 B 的人，跨着一辆南方 125，目不斜视威风凛凛，在彭村的地盘上横冲直撞，鸡鸭猫狗轧死无数，没有人敢放一个屁，只有自认倒霉的份。就是人被他的摩托车碰了撞了，也不敢有半句怨言。

五年前，杨槐角的爹杨树皮被王村长轧伤了脚，王村长说，你咋就听不见呢？我喇叭捺得山响，你不但躲，到了近前，还一个劲地往车轱辘上撞！杨树皮是个聋子，天上打雷都听不到，“地球人都知道”。气得脸色铁青的杨槐角，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心要与王村长比个高低。

后来，杨槐角从一头母牛开始，一头一头发展壮大，红红火火办起了黄牛养殖场，一车车肉牛运出去，钞票像树叶一样往家里飘。再后来，杨槐角便买了一辆桑塔纳，整日在村道上日溜来日溜去。村民们慨叹：“杨槐角真牛 B 呀，上厕所都开着轿车哩，比咱王大村长还村长！”

再再后来，这话竟然被人不幸言中了。

那天，杨槐角从西南乡街上开车回来，离村子半里地，就看见王村长骑着那辆南方 125，趾高气扬地在前面走。杨槐角心里一激动，一踩油门紧跟了上去。王村长听见后面喇叭响，就朝路边避过去，可那车就是不超车，跟在屁股后一个劲地捺喇叭。王村长的南方 125 老了，后视镜上蒙了一层灰，就像患了白内障，看不清后面是什么车。王村长只好屈尊回头看。王村长见是杨槐角的桑塔纳，就不自在了，就来气了，干脆放松油门，慢悠悠磨蹭在路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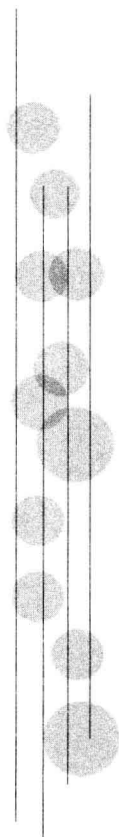
杨槐角笑笑，轻打方向盘，小轿车“日”的一声就窜到前边去了。手忙脚乱的王村长来不及躲闪，“呀”的一声，连人带车便被弄了个懒狗



晒蛋，躺在地上直哼哼。

杨槐角从桑塔纳里钻出来，仔细看看王村长，见只是擦破了一点皮，就把王村长连人带车送回了家，主动赔了医药费，额外还加了二百五十块精神损失费，还不停地朝王村长打躬作揖：“对不起，村长，啊，不，现在叫村主任了，我只是想与你开个玩笑，没想竟吓着主任了，唉，看来耳朵太机灵了也容易精神紧张哟。”

原来的王村长现在的王村主任不知是伤口疼还是咋的，张口结舌不算，还一个劲地猴子吃辣椒——直翻白眼。





走捷径的男孩

男孩高中毕业，年方十八，爱舞文弄墨，曾于地区报发表数十篇新闻消息之类的玩意儿，颇有名气，县城某单位慕名而来，力邀男孩去单位作专职报道员。

虽然月薪区区五百，管住不管吃，且一年又定了必须在中央级见稿五篇之重任，但英雄毕竟有了用武之地，男孩胜券在握，不以为然。转眼小半年倏忽而逝，男孩除数十块“火柴盒”在地区及省报露脸外，中央级屡投屡败，仍以光头自居。

如此下去怎么得了？男孩开始坐立不安，抓耳挠腮之余，决心孤注一掷，自费上京送稿。男孩思来想去，一抛以往道听途说闭门造车蜻蜓沾水写作方法，深入基层广罗素材，费九牛二虎之力，拟定出一长篇通讯，经文友多方润色之后，信心十足地挤上了北去的列车。

男孩颇费周折摸进一家著名报社，见一屋男女编辑埋头于大堆稿件中，慧眼聪捷，朱笔飞舞。

近女性必脸热心跳语无伦次之男孩，战兢兢绕过一俊美异性编辑，向其对脸办公之男编辑怯怯说明来意。

编辑极热情，倒茶让座。男孩怀忐忑之心，半跪着凳，洗耳恭听。编辑说，你大老远的送什么稿啊，其实你不必亲自送的呀，送来和邮寄来是一个样的，作为编辑，我们都一视同仁认真处理的，好，你先放这里吧，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眼看一场急切的希望将化为泡影，男孩眼圈一红，眼泪欲出，使浑身解数软磨硬泡。编辑无奈，答应好好看看，尽力酌处。男孩这才悻悻然惴惴而归。

至单位，风尘未掸，其稿竟赫然上了该报二版头题。男孩欣喜若狂，